

溫病條辨

卷一



吳鞠通先生著

溫病條辨

溫病條辨敘

昔高子公有言人之所病病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於溫病者矣何也六氣之中君相二火無論已風濕與燥無不兼溫惟寒水與溫相反然傷寒者必病熱天下之病孰有多於溫病者乎方書始於仲景仲景之書專論傷寒此六氣中之一氣耳其中有兼言風者亦有兼言溫者然所謂風者寒中之風所謂溫者寒中之溫以其書本論傷寒也其餘五氣概未之及是以後世無傳焉雖然作者謂聖述者謂明學者誠能究其文通其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氣可也以治內傷可也亡如世鮮知十之才士以闕如為恥不能舉一反三惟務按圖索驥蓋自叔和而下大約皆以傷寒之法療六氣之疴禦風以締指鹿為馬迨試而輒困亦知其術之疎也因而沿習故方略變藥味沖和解肌諸湯紛然著錄至陶氏之書出遂居然以杜撰之傷寒治天下之六氣不獨仲景之書所未言者不能發明並仲景已定之書盡遭竄易世俗樂其淺近相與宗之而生民之禍亟矣又有吳又可者著溫疫論其方本治一時之時疫而世誤以治常候之溫熱最後若方中行喻嘉言諸子雖列溫病於傷寒之外而治法則終未離乎傷寒之中惟金源劉河間守真氏者獨知熱病超出諸家所著六書分三焦論治而不墨守六經庶幾幽室一燈中流一柱惜其入朴而少文其論簡而未暢其方時亦雜而不精承其後者又不能闡明其意裨補其疎而下士聞道若張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於是其學不明其說不行而世之俗醫遇溫熱之病無不首先發表雜以消導繼則峻投攻下或妄用溫補輕者以死倖免則自謂已功致死則不言已過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難挽而不悟藥石殺人父以授子師以傳弟舉世同風牢不可破肺腑無語冤鬼夜啼二千餘年略同一轍可勝慨哉我

朝治洽學明名賢輩出咸知沂原靈素問道長沙自吳人葉天士氏溫病論溫病續論出然後當名辨物好學之士咸知向方而貪常習故之流猶且各是師說惡聞至論其粗工則又略知疏節未達精旨施之於用

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吳子懷救世之心東超悟之哲嗜學不厭研理務精抗志以希古人虛心而師百氏病斯世之賢賢也述先賢之格言據生平之心得窮源竟委作為是書然猶未敢自信且懼世之未信之也藏諸笥者久之予謂學者之心固無自信時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無應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豈待整冠束髮況乎心理無異大道不孤是書一出予雲其人必當旦暮遇之且將有闡明其意裨補其疎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壽者此天下後世之幸亦吳子之幸也若夫折揚皇華噓然而笑陽春白雪和僅數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當世豈不善乎吳子以為然遂相與評隲而授之梓嘉慶十有七年壯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謹序

溫病條辨序

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物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於是有六淫之邪非謂病寒不病溫病溫不病寒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發明軒岐之奧旨日星河嶽之麗天地任百世之鑽仰而義蘊仍未盡也然其書專為傷寒而設未嘗徧及於六淫也奈後之醫者以治傷寒之法應無窮之變勢必至如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節菴六書大改仲景之法後之學者若張之艱深樂陶之簡易莫不奉為著蔡而於六淫之邪混而為一其死於病者十二三死於醫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說視如土苴矣余來京師獲交吳子鞠通見其治疾一以仲景為依歸而變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於法之外而究不離乎法之中非有得於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溫病條辨七卷自溫而熱而暑而濕而燥一一條分縷析莫不究其病之所從生推而至於所終極其為方也約而精其為論也闕以肆俾二千餘年之塵霧豁然一開昔人謂仲景為軒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時頗有志於醫年逾四十始知其艱迺廢然而返今讀鞠通之書目識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啟其秘者不誠學醫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辭而為之序嘉慶辛未四月既望寶應朱彬序

溫病條辨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醫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湯液鍼灸任施無處不當否則齒牙不經草菅民命矣獨是聰明者予智自雄涉獵者穿鑿為智皆非也必也博覽載籍上下古今目如電心如髮智足以周乎萬物而後可以道濟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極生而神靈猶師資於魘貸季岐伯而內經作周秦而降代有哲人東漢長沙而外能徑窺軒岐之壺奧者指不多屈外是纔一家言爭著為書曾未見長沙之項背者比比所以醫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傷寒人皆宗之自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則割裂附會矣王好古輩著傷寒續編傷寒類證等書俗眼易明人多便之金元以後所謂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夫晚近庸質不知仲景實識傷寒不知傷寒實識溫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溫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轍可勝浩歎然則其法當何如曰天地陰陽日月水火罔非對待之理人自習焉不察內經平列六氣人自不解耳傷寒為法法在救陽溫熱為法法在救陰明明兩大法門豈可張冠李戴耶假令長沙復起必不以傷寒法治溫也僕不敏年少力學蒐求經史之餘偶及方書心竊為之怦怦自謂為人子者當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堂弗豫即以時溫見背悲憤餘生無以自贖誓必欲精於此道慮蘊夢中環列近代醫書朝研而夕究茫茫無所發明求諸師友流覽名家冀有以啟迪之則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於漢唐洊至靈樞素問諸經捧讀之餘往往聲與淚俱久之別有會心十年而後泊泊焉若心花之漫開覺古之人原非愚我我自愚耳離經泥古厥罪惟均讀書所貴得間後可友人吳子鞠通通儒也以穎悟之才而好古敏求其學醫之志略同於僕近師承于葉氏而遠追蹤乎仲景其臨證也雖遇危疾不避嫌怨其處方也一遵內經效法仲祖其用藥也隨其證而輕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嘉慶甲子出所著治溫法示余余向之急欲訂正者今乃發覆析疑力矯前非如撥雲見日寔不快哉閱十稔而後告成名曰溫病條辨末附三卷其一為條辨之翼餘二卷約幼科產後之大綱竊前人之不明六氣而致誤者莫不獨出心裁發前人所未發嗚呼昌黎有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

之後雖感弗傳此編既出將欲懸諸國門以博彈射積習之難革者雖未必一時盡革但能拾其緒餘即可為蒼生之福數百年後當必有深識其用心者夫然後知此編之羽翼長沙而為長沙之功臣實亦有熊氏之功臣也是為序

嘉慶癸酉仲秋穀旦蘇完愚弟徵保拜書

凡例

一是書做仲景傷寒論作法文尚簡要便於記誦又恐間則不明一切議論悉於分註註明俾綱舉目張一見瞭然並免後人妄註致失本文奧義

一是書雖為溫病而設實可羽翼傷寒若真能識得傷寒斷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識得溫病斷不致以辛溫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傷寒自以仲景為祖參考諸家註述可也溫病當於是書中之辨似處究心焉

一晉唐以來諸名家其識見學問工夫未易窺測豈敢輕率毀謗乎奈溫病一證諸賢悉未能透過此關多所彌縫補救皆未得其本真心雖疑慮未敢直斷明確其故皆由不能脫却傷寒論藍本其心以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脫却傷寒辨證溫病惜其論之未詳立法未備吳又可力為卸却傷寒章論溫病惜其立論不精立法不純又不可從惟葉天士持論平和立法精細然葉氏吳人所治多南方證又立論其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故歷取諸賢精妙考之內經參以心得為是編之作諸賢如木工鑽眼已至九分持透此一分作圓滿會耳非敢謂高過前賢也至於駁證處不得不直言恐誤來學禮云事師無犯無隱謹遵之

一是書分為五卷首卷應引經文為綱分註為目原溫病之始一卷為上焦篇凡一切溫病之屬上焦者係之二卷為中焦篇凡溫病之屬中焦者係之三卷為下焦篇凡溫病之屬下焦者係之四卷雜說救逆病

後調治俾閱者心目瞭然胸有成局不致臨證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未附一卷專論產後調治與產後驚風小兒急慢驚風痘證緣世醫每於此證惑於邪說隨手殺人毫無依據故也。

一經謂先夏至為病溫後夏至為病暑可見暑亦溫之類暑自溫而來故將暑溫濕溫並收入溫病論內然治法不能盡溫病相同故上焦篇內第四條謂溫毒暑溫濕溫不在此例。

一是書之出實出於不得已因世之醫溫病者毫無尺度人之死於溫病者不可勝紀無論先達後學有能擇其弊竇補其未備瘡將感之如師資之恩。

一是書原為濟病者之苦醫醫士之病非為獲利而然有能翻板傳播者聽之務望校對真確。

一傷寒論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與傷寒論為對待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學者誠能合二書而細心體察自無難識之證雖不及內傷而並心診法實不出此一縱一橫之外。

一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過大概而已尚須臨證者自行斟酌蓋藥必中病而後可病重藥輕見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輕藥重傷及無辜又係醫者之大戒古人治病胸有定見自無全牛故於攻伐之劑每用多備少服法於調補之劑病輕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則日三夜一服後人治病多係捉風捕影往往病東藥西敗事甚多因拘於約方之說每用藥多者二三錢少則三五分為率遂成痼疾吾見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為和平有國老之稱坐鎮有餘施為不足設不假之以重權烏能為功即此一端殊屬可笑醫並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藥哉不能用甘草之醫尚足以言醫哉又見北方兒科於小兒痘證自一二朝用大黃日加一二錢甚至三五錢加至十三四朝成數兩之多其勢必咬牙寒戰灰白塌陷猶曰此毒未淨也仍須下之有是理乎經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無毒治病十衰其九食養盡之勿使過劑醫者全在善測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確見

溫病條辨卷首原病篇

吳 塘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徵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二 六元正紀大論曰辰戌之氣初之氣民屬溫病卯酉之歲二之氣厲大至民善暴死終之氣其病溫寅申之歲初之氣溫病乃起丑未之歲二之氣溫厲大行遠近咸若子午之歲五之氣其病溫巳亥之歲終之氣其病溫厲敘氣運原溫病之始也每歲之溫有早暮微感不等司天在泉主氣客氣相加臨而然也細考素問注自知茲不多贅按吳又可謂溫病非傷寒溫病多而傷寒少甚通謂非其時而有其氣未免有顧此失彼之誚蓋時和歲稔天氣以寧民氣以和雖當感之歲亦微至於凶荒兵火之後雖應微之歲亦感理數自然之道無足怪者

句尤多

醒透

二 陰陽應象大論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上節統言司天之病此下專言人受病之故細考宋元以來諸名家皆不知溫病傷寒之辨如龐安常之卒病論朱肱之活人書韓祗和之微旨王實之證治劉守真之傷寒醫鑒傷寒直格張子和之傷寒心鏡等書非以治傷寒之法治溫病即將溫暑認作傷寒而疑麻桂之法不可用遂別立防風通聖雙解通聖九味羌活等湯甚至於辛溫藥中加苦寒王安道滌洄集中辨之最詳茲不再辯論溫病之最詳者莫過張景岳吳又可俞嘉言三家時醫所宗者三家為多請略陳之按張景岳喻嘉言皆著講寒字並不理會本文上有故曰二字上文有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張氏立論出方悉與傷寒混謂溫病即傷寒龔前人之舊全無實得固無足論喻氏立論雖有分析中篇亦混入傷寒少陰厥陰證出方亦不能外辛溫發表辛熱溫裏為害實甚以苦心力學之士尚不免智者千慮之失尚何怪後人之無從取法隨手殺人哉甚矣學問之難也吳又可實能識得寒溫二字所見之證實無取乎辛溫辛熱甘溫又不明伏氣為病之理以為何者為即病之傷寒何者為不即病待春而發之溫病遂直斷溫熱之原非風寒所中不責己之

不明反責經言之謬。唐推原三字之偏各自有說張氏混引經文將論傷寒之文引證溫熱以傷寒化熱之後經亦稱熱病故也張氏不能分析遂將溫病認作傷寒喻氏立論開口言春溫當初春之際所見之病多有寒證遂將傷寒認作溫病吳氏當崇禎凶荒兵火之際滿眼溫疫遂直闢經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蓋皆各執已見不能融會貫通也。唐按伏氣為病如春溫冬咳溫瘧內經已明言之矣亦有不因伏氣乃司天時令現行之氣如前列大元正紀所云是也此二者皆理數之常者也更有非其時而有其氣如又可所云戾氣間亦有之乃其變也惟在司命者善察其常變而補救之

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恒戒於早必謹於微記曰凡事豫則立經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一節當與月令參看與上條冬傷於寒互看蓋謂冬傷寒則春病溫惟藏精者足以避之故素問首章上古天真論即言男女陰精之所以生所以長所以枯之理次章緊接四氣調神大論示人春養生以為夏奉長之地夏養長以為秋奉收之地秋養收以為冬奉藏之地冬養藏以為春奉生之地蓋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豈獨溫病為然者金匱謂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是也何喻氏不明此理將冬傷於寒作一大扇文字將不藏精又作一大扇文字將不藏精而傷於寒又總作一大扇文字勉強割裂傷寒論原文以實之未免有過慮則數多弊不藏精三字須活看不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搖動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汪按喻氏天資超卓學力精銳在此道誠為獨闢榛蕪深窺突奧但帖括結習太重往往於閒架門面上著力論傷寒以青龍與桂麻鼎峙柯氏已正其失矣乃論溫病仍用三扇甚至方法數目一一求合傷寒論正如漢唐步天以律呂卦爻為主牽湊補綴反使正義不明讀者當分別觀之也。寓意草中金鑑一條仍屬傷寒指為溫病者非。

四 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汗出勿止。溫者暑

之漸也。先夏至春候也。春氣溫陽氣發越。陰精不足以承之。故為病溫。後夏至溫盛為熱。熱盛則濕動。熱與濕搏而為暑也。勿者禁止之詞。勿止暑之汗。即治暑之法也。

五 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悲以治寒法治溫暑哉。

六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暑中有火。性急而疎泄。故令人自汗。火與心同氣相求。故善煩。煩從大從頁。謂心氣不寧而面若大燠也。煩則喘喝者。火克金故喘。鬱遏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呻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

七 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為傷寒。而悉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景岳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章。由未細心紬繹也。尺膚熱甚。大燠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

八 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世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躁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

死。脈代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熱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脹刺之。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

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可治。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

生。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陽脈之極。雖云死。微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猶甚。邪強正弱。正尚能與邪爭。若留得一分正氣。便有一分生。理只在留之得法。陰亦有活者。蓋已得汗而陽脈躁。

耳至陰陽俱靜。邪氣深入下焦。陰分正無得邪之意。直聽邪之所為。不死何待。脈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額發赤。噤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

品方系序原病篇

獨具隻眼
可謂欽上
池水矣
要領前人
所云一言
以厭之目
存津液

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大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
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腰折痙癰齒燥齡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太陽之脈色榮
顙骨熱病也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
三日此節歷敘熱病之死徵以禁人之刺蓋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間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
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留陽實刺法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熱病三日而氣口靜
人迎躁者邪機尚淺在上焦故取之諸陽以泄其陽邪陽氣通則汗隨之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陽盛則
陰衰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即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實其陰以補
句實治溫熱之吃緊大綱蓋熱病未有不可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生盡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真能體味此理思過半矣此論中治法實從此處入手身熱甚而脈之陰陽皆靜
脈證不應陽證陰脈故曰勿刺熱病七八日動喘而弦喘為肺氣實弦為風火鼓蕩故淺刺手大指間
以泄肺熱肺之熱痺開則汗出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也熱證七八日脈微小者邪氣深入寸焦血分逼
血從小便出故洩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惟陰精竭陽氣亦從而竭矣死象
自明倘脈實者可治法詳於後熱病已得汗脈尚躁而喘故知其復熱也熱不為汗衰火熱克金故喘
金受火克肺之化源欲絕故死間有可治法詳於後熱病不知所痛正衰不與邪爭也耳聾陰傷精欲
脫也不能自收真氣備也口乾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有寒此寒字作虛字講謂下焦陰分頗有虛寒之
證以陰精虧損之人真氣散散之象已見而邪熱不退未有不乘其空虛而入者故曰熱在骨髓死不治
也其有陰衰陽盛而真氣未至潰敗者猶有治法詳見於後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虛之極故
曰死然雖不可刺猶可以藥沃之得法亦有生者法詳於後脈躁盛不得汗此陽盛之極也陽盛而至
於極陰無容留之地故亦曰死然用藥開之得法猶可生法詳於後汗不出而顙赤邪盛不得解也熾
脾陰病也陰陽齊病治陽碍陰治陰碍陽故曰死也泄而腹滿甚脾陰病重也亦係陰陽皆病目不明精

所謂一水
不勝二火
也

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歧。又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仍鏤其精而傷其氣，不死得乎？老人嬰兒一則孤陽已衰，一則稚陽未足，既得溫熱之陽病，又加腹滿之陰病，不必至於滿甚，而已有死道焉。汗不出為邪陽盛，嘔為正陽衰。下血者熱邪深入，不得外出，必逼迫陰絡之血下注，亦為陰陽兩傷也。舌本爛，腎脈膽脈心脈皆循喉嚨，係舌本。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火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死也。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癰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以上九條雖皆不可刺，後文亦間立治法，亦有可生者。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為熱病者。按手太陽之脈，由目內眦，斜絡於顴，而與足太陽交。是顴者兩太陽交處也。太陽屬水，水受火沸，故色榮赤為熱病也。與厥陰脈爭見，厥陰木也。水受火之反克，金不來生水，反生水火，水無容足之地，故死速也。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為熱病者。按手少陽之脈出耳前，過客主人前，少交頰至目銳眦，而交足少陽。是頰前兩少陽交處也。少陽屬相火，火色現於二經交會之處，故為熱病也。與少陰脈爭見，少陰屬君火，二火相熾，水難為受，故亦不出三日而死也。

死。評熱病論帝曰：有溫病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邪氣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節語意自明，經謂必死之證，誰敢謂生。然藥之得法，有可生之理。前所謂針藥各異用也，詳見後。

干。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滿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

器。又肝主疎泄。肝病則失其疏泄之職。故小便先黃也。腹痛多臥。木病克脾土也。熱爭。邪熱甚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包病也。兩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克土。脾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真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克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刺足厥陰少陽。厥陰係本臟少陽。厥陰之腑也。並刺之者。病在臟。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倣此。

干一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亡。癸死。刺手少陰太陽。心病先不樂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經謂膻中為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卒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主火。故煩。膻中氣不舒故悶。嘔肝病也。兩厥陰同氣。膻中代心受病。故熱甚而爭之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嘔也。頭痛升火也。面赤火色也。無汗。汗為心液。心病故汗不得通也。

干二 脾熱病者。先頭重煩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脾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頰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脾病頭先重者。脾屬濕土。性重。經謂濕中之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煩。少陽部也。土之與木。此負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顏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俛仰。腰為腎之腑。脾主制水。腎為司水之神。脾病不能制水。故腰痛。再脾病胃不能獨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用俛仰也。腹滿泄。脾經本病也。頰痛亦木病也。

干三 肺熱病者。先漸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氣。又主皮毛。肺病則氣實鬱。不得捍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濕熱聚而為黃苔也。按若字方書惡作胎胎乃胎色

之胎特以苦生苦上故從肉旁不知古人借用之字甚多蓋濕熱蒸而生苔或黃或白或青或黑皆因病之深淺或寒或熱或燥或濕而然如春夏間石上土坂之陰面生苔者然故本論苔字悉從草不從肉喘氣鬱極也。欬火克金也。胸膈背之膈也。皆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鬱極故痛走胸膈背也。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氣鬱之極也。頭痛不堪。亦天氣貴鬱之極也。汗出而寒毛竅開故汗出。汗出衛虛故惡寒。又肺本惡寒也。

十四 腎熱病者。先腰痛。胛疼。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胛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腎病腰先痛者。腰為腎之膈。又腎脉貫脊會於腎之長強穴。胛腎脈入眼中。以上膈內太陽之脈。亦下貫膈內。膈即胛也。痠熱燥液也。苦渴數飲。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腎病至於熱爭。臟病甚而移之膈。故項痛而強也。胛寒且痠。胛義見上。寒熱極為寒也。痠熱燥液也。足下熱。腎脈從小指之下。邪趨足心湧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言。心主言。腎病則水克火也。員員澹澹。狀其痛之甚而無奈也。

十五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難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此節言五臟欲病之先。必各現端緒於其部分。示人早治。以免熱爭。則病重也。

十六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此節言熱病之禁也。語意自明。大抵邪之著人也。每借有質以為依附。熱時斷不可食。熱退必須少食。如兵家堅壁清野之計。必俟熱邪盡退而後可大食也。

語妙可以
神會

干七 刺法論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此言避疫之道 按此下尚有避其毒氣若干言以其想青氣想白氣等近於祝由家言恐後人附會之詞故節之要亦不能外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二句之理語意已盡不必滋後學之惑也

干八 玉板論要曰病溫虛甚死 病溫之人精血虛甚則無陰以勝溫熱故死
干九 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癰呼吸俱三動是六七至脈矣而氣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肉熱則為病溫蓋溫病必傷金水二臟之津液尺之脈屬腎尺之穴屬肺也此處肌肉熱故知為病溫其不熱而脈兼滑者則為病風風之傷人也陽先受之尺為陰故不熱也如脈動躁而兼濇是氣有餘而血不足病則為痹矣

卷首終

吳 瑭鞠通氏著

汪瑟菴先生參訂

徵以園先生同參

朱武曹先生點評

風溫 溫熱 溫疫 溫毒 冬溫

二 溫病者。有風溫。有溫熱。有溫疫。有溫毒。有暑溫。有濕溫。有秋燥。有冬溫。有溫瘧。此九條見於王叔和傷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牽引難經之文。以神其說。按時推病。實有是證。叔和治病時。亦實遇是證。但叔和不能別立治法。而叙於傷寒例中。實屬蒙混。以傷寒論為治外感之妙法。遂將一切外感。悉收入傷寒例中。而悉以治傷寒之法治之。後人亦不能打破此關。因仍苟簡。千餘年來。貽患無窮。皆叔和之作俑。無怪見駁於方有執。喻嘉言諸公也。然諸公雖駁叔和。亦未曾另立方法。喻氏雖立治法。仍不能脫却傷寒圈子。整與叔和無二。以致後人無所遵依。本論詳加考核。準古酌今。細立治法。除傷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時雜感。朗若列眉。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東垣河間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議。而瑭得以善其後也。

風溫者。初春陽氣始開。厥陰行令。風夾溫也。溫熱者。春末夏初。陽氣弛張。溫感為熱也。溫疫者。厲氣流行。多兼穢濁。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溫毒者。諸溫夾毒。穢濁太甚也。暑溫者。正夏之時。暑病之偏於熱者也。濕溫者。長夏初秋。濕中生熱。即暑病之偏於濕者也。秋燥者。秋金燥烈之氣也。冬溫者。冬應寒而反溫。陽不潛藏。民病溫也。溫瘧者。陰氣先傷。又因於暑。陽氣獨發也。按諸家論溫。有顧此失彼之病。故是編首揭諸溫之大綱。而名其書曰。溫病條辨。

熱濕二字著眼

心苦為分明

二 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傷寒由毛竅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陽。足太陽膀胱屬水。寒即水之

氣同類相從。故病始於此。古來但言膀胱主表。始未盡其義。肺者皮毛之合也。獨不主表乎。按人身一臟。理人皆習焉。不察以三才大道言之。天為萬物之大表。天屬金。人之肺亦屬金。肺主皮毛。經曰。皮膚應天。治法必以仲景六經次傳為祖法。溫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於肺。始手太陰。太陰金也。溫者火之氣。

風字從無
人辨析至
此

提綱

醫學總論
偏於補瀉
者厥罪惟
均

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克金者故病始於此必從河間三焦定論再寒為陰邪雖傷寒論中亦言中風此風從西北方來乃厥發之寒風也最善收引陰盛必傷陽故首鬱遏太陽經中之陽氣而為頭痛身熱等證太陽陽腑也傷寒陰邪也陰盛傷人之陽也溫為陽邪此論中亦言傷風此風從東方來乃解凍之溫風也最善發泄陽盛必傷陰故首鬱遏太陰經中之陰氣而為咳嗽自汗口渴頭痛身熱尺熱等證太陰陰臟也溫熱陽邪也陽盛傷人之陰也陰陽兩大法門之辨可瞭然於心目間矣夫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舉凡萬物莫不由此少陽少陰之氣以為生成故萬物皆可名之曰東西人乃萬物之統領也得東西之氣最全乃與天地東西之氣相應其病也亦不能不與天地東西之氣相應東西者陰陽之道路也由東而往為木為風為火為溫為熱濕土居中與火交而成暑火也者南也由西而往為金為燥為水為寒水也者北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南北者陰陽之極致也天地運行此陰陽以化生萬物故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天地運行之陰陽和平人生之陰陽亦和平安有所謂病也哉天地與人之陰陽一有所偏即為病也偏之淺者病淺偏之深者病深偏於火者病溫病熱偏於水者病清病寒此水火兩大法門之辨醫者不可不知燭其為水之病也而溫之熱之燭其為火之病也而涼之寒之各救其偏以抵於和平而已非如鑒之空一塵不染如衡之平毫無依着不能合乎道妙豈可各立門戶專主於寒熱溫涼一家之論而已哉

塘

因辨寒病之原於水溫病之原於火也而並及之

三

太陰之為病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頭痛微惡風寒身熱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後熱甚者名曰溫病不緩則非太陽中風矣不緊則非太陽傷寒矣動數者風火相煽之象經謂之躁兩寸獨大火克金也尺膚熱尺部肌膚熱甚火反克水也頭痛惡風寒身熱自汗與太陽中風無異此處最足以相混於何辨之於脈動數不緩不緊證有或渴或咳尺熱午後熱其辨之太陽頭痛風寒之邪循太陽經上至頭與項而項強頭痛也太陰之頭痛肺主天氣天氣鬱則頭亦痛之且春氣在頭又火炎上